

俄罗斯当代科幻小说精品

АЛЕКСАНДР ГРОМОВ
ЗАВТРА НАСТУПИТ ВЕЧНОСТЬ

(俄) 亚历山大·格罗莫夫 著 于大卫 非石 译 解放军出版社

明天开始永恒



(俄) 亚历山大·格罗莫夫 著
于大卫 非石 译

明天开始永恒

俄罗斯当代科幻小说精品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天开始永恒/ (俄罗斯) 亚历山大·格罗莫夫著; 于大卫、非石译. —北京: 解放军出版社, 2006

俄罗斯当代科幻小说精品丛书

ISBN 7-5065-5120-9

I. 明… II. ①格… ②大… ③非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870 号

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

图字: 军—2005—063 号

根据: ЗАВТРА НАСТУПИТ ВЕЧНОСТЬ 莫斯科 АСТ 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2 by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омов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)

北京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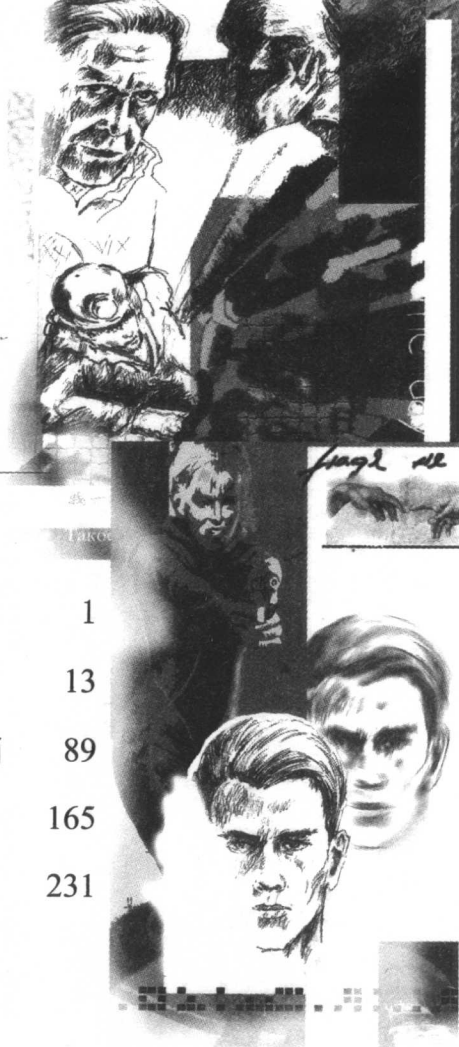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9 毫米×1230 毫米 A5 印张: 9

字数: 300 千字 印数: 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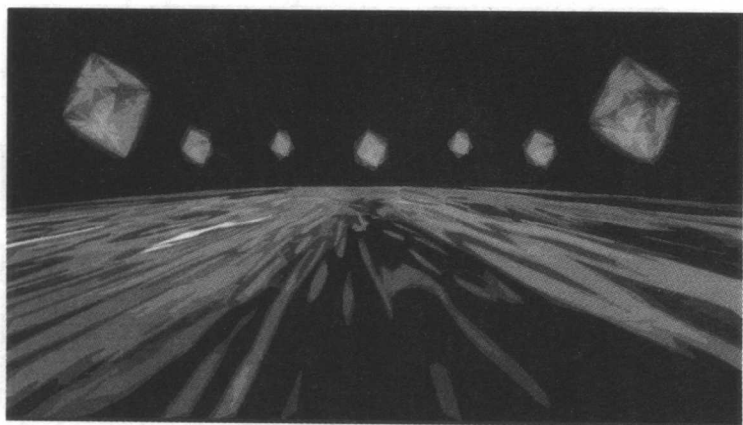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目录

引子	1
第一部 机械宠儿	13
第二部 隐形站上的弧菌	89
第三部 弧菌之劫	165
第四部 狂乱时空	231



引子



ПРОЛОГ

在前置屏幕的左下方显出了地球的一个角。我看到的是这个蓝色星球印度半岛的那个部分。不过，整个半岛藏身于团团云雾之中，只露出西海岸的一小块陆地。海洋上空的这片厚重云层正在聚集力量，向干旱的大地发动攻势。那里，雨季即将到来。

我原来总以为，像这样一直从地外的角度观察，我的母亲星球早晚会让我觉得腻烦的，因为天象和季节的更迭不会给这单调的风景增添多少变化。不过还好，我现在还没感到厌倦。当你在距离地面 1500 公里的高空飞行，地球就会在你的脚下转动。换一个时间，换了一个投影比，地球展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只可惜我的密封飞行舱里没有舷窗，只有一个观察显示屏。虽说成像素质不错，但总不如一个直观的舷窗来得痛快。

一切都是为了全面附和密封飞行舱技术的严格要求——要保证舱体不会反射波长1米到1微米的无线电波。但多层复合的舷窗玻璃无法避免这种反射，哪怕反射波很弱。密封飞行舱的设计者对吸收性外层表面所做的最大让步，就是用一个直径3厘米的物镜代替了一切。再有，就是天线和发动机喷嘴了，它们实际上也能造成轻微的反射，所以，每次行动前都要反复测算这些玩意儿的危险系数。

外壳的表层是种特殊的塑料。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玩意儿，应该是种高技术涂料吧，但这涂料却是用普通的喷枪喷上去的。这种材料就像塑料一样，在真空中“挥发”得厉害，也经不起宇宙分子的轰炸，更别说灰尘了。还有，它老化得也挺快，让你不得不一次次重喷。干这活儿虽然无聊，但还算容易，在机库就能干。给准稳站“格里分”外壳的吸收层喷涂料就困难多了，那得在外太空忙活好几个小时，总能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。

听说，一种新的吸收材料就快有了。它不但完全吸收无线电波，还能吸收红外线。对我们的密封飞行舱来说，它到没有什么用，再说，“格里分”只有下边——也就是朝地面、朝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所属卫星和红外线探测器的那一面——需要涂层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明家宣布可以改变这个热力学定律：吸收射线的物体在热感波段上反射出一个完全黑色的形体。多余的能量要找地方释放。有人预测说，将来这些多余的能量会用来给太空站的蓄电池充电，这种好日子何时来临，那可就没准儿了。

“3号，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这声音简直就像一声咒语，震得我耳鼓生疼。我调整了一下耳机音量，看了一眼侧前方的监视器。监视器里空空如也。

“准备好了。可我还没看见目标。”

“别急。两分钟后进入射程。整个操作时间7秒钟。”

“时间够用。”

“祝你成功。”

这次的任务本身不太复杂,再说他们已经把我引到了目标活动区域,剩下的事儿,也就是瞄准目标、手指轻轻一扣扳机就行了。我驾驶着密封飞行舱,追逐着一个永远无法传到地球表面的红外线长波——它们被这个水球的大气层分子吸收掉了——通联信号就用这个长波传导。我明白我的密封飞行舱外壳涂层会发散部分辐射,但它跟地球的大气层这扇“窗户”的透明度不相上下。因此,在地球上的一个观察者看来,包裹着我这无价躯壳的5吨重的金属设备,在自然界完全不存在。

不过,一颗扫描空间陨石和其他飞行物的卫星会偶然发现我。这种卫星没长眼睛,它是靠热波观察一切的。在它的判断里,我不过是个迅速移动的物体,会根据数据把我看成一个脱离轨道的卫星。听起来,这似乎有些离奇,不过,这就是事实。那些被淘空了资源的美国跟踪卫星实在糟透了,它们的轨道参数不可轻信,可以说毫无价值。

那么,我要攻击的目标呢,它不会有所察觉吗?不,不会的。它发现不了悄悄接近的敌人,因为它根本没有相应的侦测手段。首先,由于没有必要,导弹防御卫星并不“向上”测位,而我就是从上至下进入射程范围的,恰似飞鹰捉兔。其次,这个卫星实际上已完全作废,早已形同一块失控旋转的垃圾。我的同行在一个月以前击中过它,但那次的冲击力不够,并不成功。结果显示,这块铁疙瘩还会在轨道上转悠一年才可能掉进大气层燃烧掉。

以前也发生过这种卫星失踪事件,开始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—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卫星撞上了陨石或者什么太空垃圾。全球火箭防御系统对此类意外也没什么好法子。但是,等第2、第3、第4个卫星出事以后,疑问就越来越大了:到底为什么卫星接连出事?直到有20多个卫星殒命天外,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言而喻了。为什么

总是同一种卫星遭遇袭击？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怎么会突然脱离轨道，遥控系统、信息传导和定位装置同时失灵，临了都还释放出强烈的脉冲信号？这可能是所谓的原始结构缺陷吗？

哈，同行们，真够你们伤脑筋的吧？满不是那么回事啊！

现在，我要尽全力干掉眼前这个半残不废的铁家伙。要是让它继续飞，保不齐哪一天被引回地球，那他们就有可以研究的样本了。

那时候，他们或许会在卫星表面找到一个洞，甚至找到个把变了形的弹头儿。

“太平洋”号太空梭3小时前起飞了。遗憾的是，我们没有及时猜测到军事宇航员们此行的目的。我们在他们校正轨道的时候才弄清楚。

这次就不给他们添乱了。没意思。

“你看见目标了吗？”

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一个已经打上标记的目标。它实在太小了。一秒钟后，目标的下方出现了一行数字。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别紧张。你距离目标的时间是30秒。”

“有什么可紧张的？”

我说的不是实话。我的轨道预置只容许我进入射击圈一次。理论上说，脱靶的可能很小……但是，我不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。当然，胡乱鼓捣一阵，还能在下一圈找到目标，只不过这次我没有那么多时间——要么我一次打中这块死铁，要么让它的主人把它收到地面。

这时候，屏幕的边缘出现了另一个闪烁的标记：这是那个“太平洋”号。太空梭距翻滚着的卫星30公里，高度略微低一些，它们间的完全接近用不了多少时间。

离开火还有20秒。

那行小字“目标锁定”在均匀地闪烁着。我推下手杆上的帽罩，

拇指按在发射钮上。

18秒……

在太空毁掉一颗卫星，有一个简单而可靠的办法。不是发射什么火箭弹，不是放射干扰，也不是用 X 射线激光束，甚至不使用足以让卫星上的敏感设备失灵的强电磁波，而是用常规火炮。我们的密封飞行舱大都在纵横轴向装置了四部高速火炮。为了瞄准发射需要进行一定的机动。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瞄准仪，为了使整个密封飞行舱受到后坐力后不至旋转，射击定位系统结构复杂，动作奇快，提前修正量的计算设置为自动控制。如果一切准确无误，飞行员要做的就只剩下及时按按钮了。

中心火炮命中目标，以 300 公斤的脉冲力斜向直冲目标运动的方向。子弹很软，目标将吸收它的全部动能，但还不能说中弹卫星马上报销——轨道在降低，离心率也在增加，子弹的破坏力则会降低。为了让“太平洋”上的哥们儿无法获取自己的财产，我至少要向它发射 4 枚炮弹才行。

15 秒……

打偏的子弹会进入大气层。要是恰好进入夜间的那一面，就会有人观察到天上奇特的流星雨——那些流星慢慢下降，光芒四射。实际上有过这种报道：说在新墨西哥的一个天文爱好者拍摄了“流星子弹”的光谱，指出里面类似铅和铜的光谱线。他的论证不过引来内行们的一通嘲笑。

12 秒……

新密封飞行舱上的装备很新，不是常规火炮，而是无后坐力霰弹炮。这种霰弹炮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表现，第一，瞄准更精确，第二，霰弹不再是用铅制成，而是用一种类似于流星中的金属合金浇铸的。这样一来，别说天文爱好者，就连宇宙专家也无法在它的光学频谱上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第三，霰弹的飞行不再是线形的，它们是

扇形进入大气层的，这扇形把拳头大小的铁块击成一粒粒豆粒大小的碎渣。最后，就是这件事本身的趣味性：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，我们用霰弹击落卫星，就像用古代战士用石块打败现代装甲骑兵。眼下，我们还没接到过摧毁航空梭和太空站的订单。够了，我看，我们最好别收这种订单。

要是真有，那也让别人去干好了。

有一次，在我还是个新手的时候，我问同事说，我们总统知不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。我得到的回答直截了当：“他知道，但他也不知道。对总统来说，最好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也不想知道。”

这么说来，我们不受任何控制。有人忍受或者支持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完成一两个“政府订单”。这就是我眼下干的事：击毁他国的防空卫星，建立一种隐形的武力均等，或者侦察太空武装，发现违反国际法和其他犯罪行为的蛛丝马迹。

10 秒……

我的工作算不上犯罪，不过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工作罢了。

要在回退个半世纪，公司这么跟国家分庭抗礼，平起平坐，那国家机器早就把我们生吞了。30 年前国家也会这么做的，只是费些力气而已。到了 20 年前，国家对此已经可以让一大步了，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公司存在。10 年前，我们已经开始成长壮大之时，政府机制已经开始捉襟见肘，穷途末路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自我发展，愈发强壮，一直活到今天。

我们还很年轻。跟任何一个机构一样，我们历经少不更事的孩提时代，躁动不安的青春期，以及富于创造的成年期，最后走进年迈体衰的暮年。人追求长命，但这种欲望总有个限度。不过，我还无法看到公司欲望的极限，至少它不会在我老迈之时跟随我进入衰退期而日暮途穷。这事儿我不敢妄加推断，这也不是一个飞行员的职业所容许的——光阴流转，偶然多于必然，我们不过是世界事态变迁

中的过客而已。如果现在主喷气发动机停转，我还能在轨道上坚持多久呢？10天，两年，还是半个世纪？

9秒……

“3号，你一切正常吧？”

“正常，别干扰我工作。”

也许，我的遥感器有点儿不稳定，让“格里分”着急了。

8秒……

目标仅存在于定位器显示屏上，我无法在观察屏上看见它。在日光照耀的星球的一面，云朵背景上的一个快速旋转的光点是不容易被肉眼发现的。但是，我看见了太空梭——它在水平线下慢慢爬行，在耀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跟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礼物一样耀眼。

7秒……

应该说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良心谴责。我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由此我的国家至少不会变得更坏，我也知道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干彻底。跟美国，我没有任何瓜葛，跟他们的军事宇航计划也毫无牵连。可现在，对那些坐在“太平洋”号里的哥们儿们，我稍稍感到有些惭愧。他们追寻这块废铁，却没想到我就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它截走，像个偷东西的贼。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：干这活儿，人都会变得猥琐。

6秒……

他们看不见炮口喷出的火光，因为炮口上装着一套高性能的熄火器。不过，他们却能够发现那条我的定位发动机发出的短暂而无序的电火。如果单单见到这点儿火花，那些宇航员倒未必会把它当回事儿，跟地面通报。宇航中常有这种事，算不得是什么幻觉。舷窗周围涂层的脱皮都会被认为是飞碟什么的。这种事我经历过。

5秒……

如果火花和报废卫星的突然改变航线同时发生，那就另当别论

了——这种情况必须汇报。紧接着，一大堆专家匆匆忙赶往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……可这，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

4秒……

只有一点明明白白，他们这次是决不会把损失的卫星归结为到流星碰撞上去的。大自然还没有这种专挑卫星来撞的小行星。

3秒……

大自然没这种陨星，实在可惜……

2秒……

我咽下一口唾沫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镇静，现在需要相当镇静……

1秒……

我有 7 秒钟时间。整整 7 秒钟，的确算是时间充足。

0 秒……

我按下了火力发射钮。我按住了 1 秒钟，然后放开。密封飞行舱开始颤抖，顿时让我一阵恶心、晕眩。密封舱像犯了癫痫的病人，猛烈颠簸起来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无处可逃，只能忍受下去。我又等了半秒钟，然后再次按下按钮。按——停，按——停，再来一次。这时船舱明显地向后顿了一下。

第 2 个停顿间，我看见目标被击中——显示屏上标记目标的下面出现了一行数据。然后很快是第 2 发炮弹的数据、第 3 发炮弹……我又按动了两次火力按钮，随后松开手，等待数据分析结果。

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“太平洋”号。那太空梭还在爬行着，距离也没有变得更近。他们的舱里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他们的卫星已经一去不返了……

到此为止，我的任务圆满完成。

该找个别的什么营生干才好。卫星都是些漂亮玩具，打掉它们实在可惜。但是如果非这么做不可的话，就得及时下手，最好别在它主人的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儿。

唉,我已经预感到,早晚有一天他们猜出个一二,然后在发射的卫星上装上微波波长探测器扫描整个天空。原则上,近距离完全有可能发现我这样的密封飞行舱。那时候,我们怎么办?

完善伪装,改进攻击武器,此外别无他途。用不着到那个时候,我们早就开始着手改进和完善了。

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全民总统都足以保持立于不败之地。什么歼击飞船?你们不觉得可笑吗,先生们?他们是哪儿冒出来的?非法发射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无法想像的,我们不可能掩盖事实。而一切合法发射我们都公布了全面透彻的信息,这足以证明俄罗斯同此事无关。

俄罗斯当然同此事无关。“有关”的是我们,我们的公司。

公司。一个俗而又俗,毫无新意的词儿。再说,这个名称只反应了它的部分特征,那就是,它需要我们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精英做主力支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是神,信众祈求我们。为了安慰他们,我会说,我们不是万能的。也不是永生不死的。这实在可惜。

谁说万物之神过着天堂般的日子?无所不能的天堂是神的创造,但那不是神待的地方。“3号,怎么样?”值班操作手憋不住了。

“正常。”我没有正面答复他。

“你打中了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现在就把你弄回来,再忍1分钟。”

循着红外线遥控装置返回空间站。这实在是挺方便的家伙事儿。密封飞行舱把太空梭从身边放过去,然后转了个弯,打开主喷口发动机。3个钟头以后我就能脱掉满是汗味的飞行服,冲上个澡后去看飞行考评。

该放松一下了,但是我放松不下来。当你知道自己正朝着地球下落,那么,保持沉着镇定、不动声色就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。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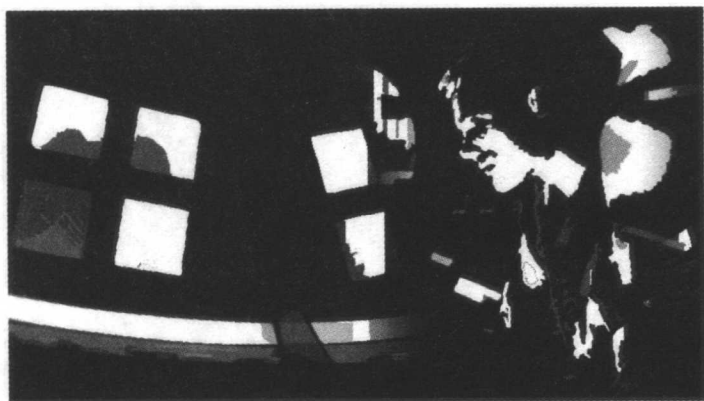
术设备再可靠，也会突然停车。遥控和手动装置也会出问题，就算我在密封飞行舱内也白搭。

5个月以前，托里亚·法明在执行类似任务后就死在了返回途中。确切说，那根本就不叫返回——发动机控件失灵，密封飞行舱盖无法打开。托里亚在太平洋上空烧成了一阵灰烟。好眼神的人应该看得见那个通红耀眼的火流星……

一个轻微抖晃——前显示屏上的地球边缘消失掉了。然后，经过20秒主控发动机的运转——按主观感觉，3倍的重力。一切都在定额的范围内。“格里分”把我拉向它。我进入间接轨道，进入35800公里的高度层。

我朝家的方向飞去。

第一部 机械宠儿



ЛЮБИМЕЦ ТЕХНИКИ